**罗伯特·范诺伊，《申命记》，讲座 10B** © 2011，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申命记 12 章中崇拜的集中化， Halwarda 的文章**

三．敬拜的集中化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哈尔瓦达  
( Halwarda) 的“主将选择的地方”一文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罗马数字III。它是“崇拜的集中化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我想我在这里首先要向您展示一篇文章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该主题的优秀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 D. Halwarda的人。他是一位荷兰《旧约》学者，于大约 10 年前去世，年仅 40 岁出头。他在去世时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开始出版并做了一些伟大的工作，但主带走了他。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本只有荷兰语的小书中。我总结了它的本质，至少在最初，我想给你这个，因为我认为他很好地提出了问题，从中你可以处理所涉及的问题。他的文章标题是“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现在你知道这句话出自《申命记》第 12 章。   
  
1. 问题的陈述 他说：“很少有圣经读者意识到，在这句话中我们面临着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但事实就是如此。”现在他可能稍微夸大了他的情况，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有一定价值的。 “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是这句话涉及以色列的合法礼拜场所，它构成了韦尔豪森关于以色列历史的著作第一部分的关键，该著作后来成为他的著作《以色列*》 。* *以色列历史序言*。这项工作的关键集中在这句话上。哈尔瓦达说：“可以说，这项研究 [《*以色列历史序言*》] 是旧约研究的伟大转折点，尽管在细节上受到批评，但在它出版之后，方法和研究。直到今天，它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因此，多亏了威尔豪森，《申命记》第 12 章成为了对《圣经》进行彻底破坏性批评的跳板，但它却几乎没有完整地保留《旧约》的任何内容。”哈尔瓦达正在做的是对韦尔豪森对申命记 12 章的解释赋予巨大的意义，将其作为韦尔豪森整个JEDP 假说的核心。  
 哈尔瓦达继续说道：“更值得注意的是，韦尔豪森对申命记第 12 章进行了注释，其中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大多数相信圣经的注释者的同意。他读《申命记》第 12 章的意思是，以色列的所有祭物都必须放在一个位于中央礼拜场所的圣所，该圣所最终成为圣殿。所有的祭品都必须集中在那个中央礼拜场所，耶路撒冷以外的每一座祭坛都是非法的。例如，从其他高处带来的每一件贡品都是非法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被带到主所选择的地方。因此，根据韦尔豪森和大多数相信圣经的解经家的说法，《申命记》第 12 章要求崇拜的集中化。申命记第 12 章意味着，除了中央圣所之外，禁止在任何地方进行崇拜。寺庙拥有专有权。  
 韦尔豪森与大多数相信《圣经》的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认为申命记十二章的作者是摩西，而韦尔豪森则将这部作品置于约西亚时代，约西亚是第一个废除丘坛并限制其地位的人。向耶路撒冷圣殿献祭。”因此，哈尔瓦达在这里提出的是相信《圣经》的注释者和韦尔豪森之间在该章的含义和解释上的基本一致，宣布崇拜的集中化，但相信《圣经》的注释者会说这是摩西写的（约公元前1400-1200年）。韦尔豪森会说那是约西亚时代（公元前 621 年），他是第一个试图摧毁丘坛并在耶路撒冷建立唯一的崇拜中心的人。因此，从正统方面来看，这一章应该放在摩西时代。韦尔豪森相信它来自约西亚时代，公元前 621 年  
  
。韦尔豪森的礼拜场所的三个阶段：多个圣所、  
对多个圣所的预言性反对、流放后的集中化 韦尔豪森提出 621 的理由是，这种排他性崇拜的规定是任何早期人都无法想象的。他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你研究旧约的历史部分时，敬拜的中心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如果你看一下旧约的历史部分，就会发现关于敬拜场所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这样的：祭坛不固定在特定的地方。有许多祭坛和许多礼拜场所。在士师记和撒母耳时代，你会发现许多祭坛在使用中。看来人们接管了迦南人的丘坛，几乎没有人反对在任何地方设立祭坛。在撒母耳时代，他在邱坛献祭，这样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举行宗教仪式。韦尔豪森说，后来，现存的礼拜场所得到了神的认可，声称它们的起源是由于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显现。这被称为神显，然后使一个地方作为礼拜场所合法化。主在伯特利和示剑显现，所以它们是合法的地方。但在第一阶段，并没有想到崇拜必须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排斥所有其他地方。威尔豪森认为早期的、更自由的崇拜——这种自发的宗教和生活中的每一个场合都会引起感恩的表达——附近有一个祭坛，在那里进行祭祀。  
 但后来慢慢地，变化开始发生。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但在早期先知阿摩司和何西阿的影响下，变化开始发生。针对肆无忌惮的邪教组织的批评开始出现。随着先知运动的兴起，他们开始宣称真正的崇拜不是献上公牛和山羊的血，而是道德的生活。先知们并不想要邪教活动；他们想要的是宗教活动。他们想要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道德。并不是说他们反对祭坛的多样性，而是他们看到了一种强调邪教的宗教的危险，因为当人们涌向祭坛并经历所有的事情时，上帝的道德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那些仪式。由于先知们的反对[这都是韦尔豪森的理论，哈尔瓦达正在总结]高处失去了意义。而且，政治局势慢慢使耶路撒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722 年撒玛利亚陷落后，就崇拜仪式而言，不再有来自北方王国的竞争。大约在同一时间，先知以赛亚在南方宣布耶路撒冷的地位无可争议。到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第二阶段，耶路撒冷和圣殿成为主导。韦尔豪森表示，据了解，彻底废除整个邪教组织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就有了改革和集中的尝试。现在，你无法完全消灭邪教。先知们反对它，但又不能完全消灭它，所以有人试图集中它、改革它，而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先知的影响。但是，尽管先知和祭司是死敌——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宗教关注领域——但先知和祭司在改革和集中的问题上却共同努力。他们在那里有共同的利益。由于耶路撒冷的祭司因崇拜集中在首都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优势，因此先知们也通过他们对上帝的一神论概念来提倡这一点。所以你真的需要停止像韦尔豪森那样谈论“伯特利之神”，“贝尔谢巴之神”，所有这些地方的神。只有一位上帝和一个合法的礼拜场所。因此，通过这种共同的影响、预言的影响和祭司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对约西亚的企图产生了影响，他要消灭邱坛和除耶路撒冷以外的全国各地的崇拜，这就是他在 621 年的伟大改革。那是第二阶段。  
 然而，这一尝试注定要失败。人们对圣地有着依恋。约西亚一死，崇拜就又回到了这些地方。韦尔豪森认为，如果没有流放，改革永远不会产生剩余的影响。因为随着流亡，人们被彻底连根拔起，被带离土地，整个崇拜体系也被打破。当居鲁士于公元前 539 年颁布允许回归的法令时，有一代人根本无法做出牺牲。他们并不是在早期的旧习俗中长大的。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一代人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完成中央集权邪教的改革思想中去。  
 于是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流亡者与过去彻底决裂，流亡归来之后，人们不再想到建立高位。他们只是接受了之前先知和祭司的目标，认为应该有一个敬拜的地方，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第三阶段：流亡后真正坚守一个礼拜场所的时期，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b.申命记的意义。 Wellhausen 理论的第 12 章 我们想要更进一步，为 Wellhausen 的立场设置背景，并理解第 12 章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然后看看该章说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它。我将继续为大家总结哈尔瓦达写的《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一文，以及他对申命记第十二章的解释所赋予的意义，并结合韦尔豪森这个JEDP理论的整体结构。在此过程中，他首先提到韦尔豪森的理论与以色列崇拜历史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因此，第一阶段存在着多个庇护所。第二阶段受到先知的影响，他们反对多重圣所并支持集中化的崇拜。但直到流放之后，即我们进入后流放时代时，这才完全成功。然后进入第三阶段，建立中央的、专属的礼拜场所。这就是他勾画的总体发展方向，我们在最后一堂课上对此进行了讨论。   
  
C。以色列敬拜祭坛地点的三个阶段

1. 法典：Exod。 20  
 因此，从这一点开始，以色列敬拜历史的这些阶段与敬拜场所有关：祭坛的多样性、祭坛的集中化等等——韦尔豪森看到了这种进展。现在，继续。韦尔豪森说，历史不仅在这三个阶段中发展，而且我们在给定的定律中也发现了相同的三个阶段。不仅敬拜的历史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而且在以色列的法律中你也会发现同样的三个阶段。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出埃及记 20 章的祭坛法对应于该理论的第一阶段：祭坛的多样性。祭坛律法可见于出埃及记第 20 章。出埃及记第 20 章出现在“约书”中，在第 24 至 26 节中你读到：“你们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献你们的燔祭，和你们的平安祭，你们的羊，你们的牛；凡我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你们那里去，赐福与你们。你若要为我筑一座石坛，就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建造，因为如果你在上面举起工具，你就污染了它。你们也不可走台阶上我的祭坛，免得你们的下体在上面被发现。”   
2. 申命记 12 章：集中到一个地方 请注意“但在我记载我名字的所有地方”这句话。主会临到他们，在不同地方建造的祭坛应该与他在那里所描述的相符。但根据韦尔豪森的说法，《出埃及记》第 20 章的祭坛法假定了与第一阶段相对应的多个祭坛。 该法律可归因于 J 和 E（JE 文件），并且其中反映的众多祭坛的图片对应于这两个来源提供的历史图片。  
 现在，当你继续往前看时，根据韦尔豪森的说法，《申命记》第 12 章要求摧毁异教徒的祭祀场所，并命令在一个地方敬拜耶和华。因此，申命记和申命记 12 章中的律法对应于这一发展的第二阶段。当然，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韦尔豪森指出，这是在公元前 621 年，当时约西亚推动了他的宗教改革。在他的 JEDP 来源中，只剩下 P。根据 Wellhausen 的说法，P 显然晚于 D，因为在 D 中，集中化是明确命令的，因此仍然必须寻找现有的、相反的做法，但 P 不再强调这一点。 P只是假设一个中央庇护所是正常的。该文档中只有一处。根据 P 的说法，没有其他办法。这只是一个假设问题；礼拜场所只有一个，这与祭坛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在 P 时代，他们认为有一个礼拜场所；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后，他将其归为第三阶段：归为流亡后时代作为其起源。  
 现在他发现这个顺序也被其他事情所证实——我们不想讨论所有这些——但是韦尔豪森系统的力量不仅仅在于一个点，而是他从很多方面对这个问题施加了影响不同的方向，他的崇拜演变是基于大量汇聚证据得出的结论。这只是他的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与礼拜场所的进展和关系，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法律上。他有一个确定的日期，即公元前 621 年和那份 D 文件。于是他从621回到了更早的时间；然后，他在 621 年之后朝另一个方向努力，确定了这份流亡后材料的年代。  
 当然，结果对整个旧约圣经造成了严重破坏。因为，什么是旧约的基础？——摩西五经。他将摩西五经分成 JEDP 源文档，但其中没有一个不再是基础性的。因为摩西不是后续一切的*基础，而是结果*。他就是结果。他是旧约宗教历史所达到的最后一个点。古代的宗教与迦南宗教没有什么不同。主只是一位与其他迦南诸神没有什么不同的神。因此，威尔豪森体系的出发点不是摩西启示，而是早期闪米特异教。韦尔豪森的体系所做的事情是从异教一直到摩西。那么，根据圣经的结构，什么是开始呢？——马赛克启示。对于韦尔豪森来说，“马赛克启示”就是终结。这就是一切正在发生的地方，特别是在朝向一神论、崇拜集中化的预言运动中，并最终解决其含义，以及利未人立法及其详细的仪式。这是最后一点。   
  
3. 作为创新者的先知  
 在对多个礼拜场所进行全面破坏并走向集中化的过程中，先知们被悬在空中。因为先知们不再是站在摩西基础上的改革者了。先知们不会宣扬旧有的方式并号召人们回归旧有的方式。先知是创新者：他们宣告新的方法。因此，先知的作用不是捍卫和宣扬摩西之道，你可能会说，摩西之道最初是为了反对异教而启示的，并呼吁以色列回到他们的论点，即以色列与异教起源不同。但先知们通过早期异教的道德讲道引导人们，最终把他们带到摩西那里。这就是韦尔豪森理论的作用。先知们通过道德讲道带领人们脱离异教，真正把他们带向“摩西”，韦尔豪森体系中的“摩西”。   
  
2.哈尔瓦达对韦尔豪森申命记的回应。 12 理论  
 现在，这基本上就是哈尔瓦达对韦尔豪森系统的评估。我认为这可以让你对它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并让你对它有一些可能有用的掌握。如果你读过威尔豪森的*《序言》* ，你会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我认为哈尔瓦达的演讲有助于了解它的一些含义。哈尔瓦达的主要观点是，反对韦尔豪森理论的历史大多是针对该体系的各种细节，而不是深入其核心。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细节没有用处，而是根据哈尔瓦达这里的做法，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崇拜的中心化”问题，而这正是韦尔豪森整个体系的关键点。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提到的，哈尔瓦达在他的文章开头说：“很少有圣经读者意识到，在‘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这句话中，我们面临着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如此重要。我认为哈尔瓦达可能夸大了他的情况，但这里仍然有一些具有巨大影响的东西。   
  
A。历史书籍中认可的多个祭坛（参见 1 Kgs 18-19） 以利亚和  
迦密山上的巴力 先知 现在，他继续做的是：他指出历史书籍中涵盖了当时的情况从士师记一直到王国时期，历史书籍中都明显提到了祭坛的多样性。他说，很难满意地说这些不同祭坛上的崇拜都是非法的。  
 他指出，存在一些非法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崇拜例子。例如，从士师记第十七章开始，士师记后面几章描述了弥迦所提倡的敬拜，其中私人圣所是与利未人建立的，显然涉及偶像崇拜。这是非法的崇拜。此外，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他的牛犊，显然是为了成为与耶路撒冷的敬拜中心竞争的敬拜中心，因此被定罪为罪。  
 但他说，所有这些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时期，祭坛的多样性本身*并*没有受到谴责，而是得到了认可。他在很多案例中都指出了这一点。以利亚为例，在北国亚哈时代，他反对巴力崇拜和巴力先知，在《列王记上》第 18 章中与迦密山人民的对决之后，当耶洗别追随以利亚时，他变得非常灰心。他逃离耶洗别，逃到旷野。在列王记上 19:10 中，当他在山洞里休息时，主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非常嫉妒，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了，现在他们他们想要夺走我的生命。”以利亚的抱怨之一是人们推倒了耶和华的祭坛。他们已经放弃了主的祭坛，显然正在追随异教徒的祭坛。不久之后，以利亚在迦密山上亲自筑起了一座祭坛。列王记上 18:31，“以利亚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 12 块石头。他用这些石头奉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并在坛的周围挖了沟。”然后他祷告，主回应了他的祷告。除了耶路撒冷祭坛之外，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建筑有任何违法行为。至少在《列王记上》19:10 中你会得到这样的暗示：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有效批评是他们毁坏了耶和华的祭坛。   
  
b.没有预言性反对多个祭坛正如 哈尔瓦达指出的那样，至少有趣的是，我们从未读到过预言性反对多重祭坛。预言信息中没有任何内容是明确针对祭坛的多样性的。现在，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就必须是沉默中的争论。你至少可以指责先知们忽视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先知们没有站出来强烈反对祭坛的多样性？   
  
C。撒母耳有许多祭坛 撒母耳记在祭坛的多样性问题上尤为重要。撒母耳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改革家；他建造了各种祭坛，并在各种祭坛上献祭。在《撒母耳记上》第 9 章中，他前往拉玛的丘坛，并在拉玛镇献祭。在撒母耳记上 7 章和撒母耳记上 10 章中，撒母耳在米斯巴献祭。在撒母耳记上 11:15 中，他在吉甲提供了一个。所以你明确提到了撒母耳在拉玛、米斯巴和吉甲的祭坛上献祭。  
 撒母耳记上 16:2 中也提到他在伯利恒献祭，这似乎是受到神的认可，因为请注意上下文：“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为扫罗哀哭要到几时呢？拒绝他统治以色列？把你的角装满油，然后去，我会派你去见伯利恒人耶西，因为我在他的儿子中为自己立了一个王。去膏耶西的一个儿子吧。撒母耳说：‘我要怎样走呢？如果扫罗听到了，他会杀了我。’”扫罗是国王，他要膏立另一位国王，而撒母耳会反对。 “主说，‘带上一头母牛，然后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这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有人带上一头母牛，去伯利恒献祭。牺牲。扫罗根本不会对此感到好奇。   
  
d.大卫在伯利恒的“牺牲”被接受 在随后的一个场合，在大卫被膏立而扫罗仍然是王之后，在《撒母耳记上》第 20 章中，大卫没有坐在扫罗的餐桌上。在那里，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0:24 中看到：“大卫藏在田野里。到了新月，王坐下吃饭，王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坐在靠墙的座位上。约拿单起身，押尼珥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位置空着。 。然而，那天扫罗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心里想：‘他出了什么事，他不洁净了；他肯定不干净。”换句话说，这似乎一定是某种宗教盛宴，因为第一个想法是他无法按仪式来。但到了第二天，“扫罗对约拿单说：‘为什么耶西的儿子今天和昨天都不来坐席呢？’”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恳求我允许我去伯利恒。”他说：“求你放我走吧；因为我们家在城里有祭祀；我的兄弟，他命令我去那里。” 于是，他再次前往伯利恒。为什么？献祭。他的哥哥命令他必须到场，这就是他没有坐在扫罗餐桌旁的原因。因此，当地的祭祀显然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没有人认为因为有人去不同的地方祭祀而违反了法律。   
  
e.申命记。 12 大卫渴望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堂 但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圣殿还没有建成，申命记 12:10 说：“当你过了约旦河，住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又使你得享平安，免受四围一切仇敌的侵害时，使你住在安全的地方；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住之地。”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安息之后，就会有集中的敬拜。申命记如此频繁地提到这一点，而《撒母耳记下》7:11 正是这些条件得以实现的时刻。撒母耳记下 7 章包含了主对大卫关于他的家或王朝的应许，当大卫问他是否可以为主建造殿宇或圣殿时，主将永远建立他的家或王朝。第 11 节说：“自从我吩咐士师治理我的民以色列，使你们得享安宁，免受一切仇敌的侵害以来，耶和华也告诉你们，他必为你们建立一个王朝。”现在，一些人试图争辩说，任何引用《撒母耳记下》第 7 章之前的多重祭坛的行为都是受到批准的，因为在主赐予安息之前，直到和平的局势建立起来，敬拜的中心地位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之前，多重祭坛是允许的。   
  
F。押沙龙和希伯伦圣所 但即使是这样，这对以利亚也没有帮助，此外，例如押沙龙，即使在《撒母耳记下》7:11之后，也在希伯伦圣所组织了他的革命。在《撒母耳记下》第 15 章中，大卫批准了儿子前往希伯仑许愿的愿望，同样没有因为去其他地方献祭而感到巨大的沮丧。 (2 Samuel 15:7) 过了四十年，押沙龙对王说：‘求王容我去，还我在希伯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你仆人在叙利亚基述的时候曾许愿说：“耶和华若领我回耶路撒冷，我就事奉耶和华。”大卫向他的儿子押沙龙许愿。去希伯伦并在那里发动革命，但去希伯伦的场合又是许愿和献祭。   
  
G。休息和安置只可能在所罗门日 – 没有约书亚日 此外，这是哈尔瓦达对《撒母耳记下》第 7 章参考文献的回应，如果外部敌人是指休息与和平，那么《申命记》第 12 章的应用只有在所罗门时代以及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如果你谈论的是外部敌人，那么在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上几乎一直存在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没有外敌威胁的时期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此哈尔瓦达说，申命记 12 章中提到的其余部分并不是指外部敌人，而是指内部敌人，而约书亚记 22:4 中确实提到了这一条件的实现，就在征服迦南结束时。在《约书亚记》第 22 章中，在征服之后，两个半支派被打发回家后，我们在第 4 节读到：“现在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你的弟兄了。现在你们可以回营里去，回到你们为业的地去，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的地。但要殷勤遵守诫命和律法。”因此，他认为申命记中的应许中提到的“其余的”早在大卫时代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这在约书亚时代应验了。  
 好吧，那么接下来就更进一步了。出埃及记 20:24-26 这段经文，其中的规定有何意义？我们下次再继续。

转录：安吉·塞克尼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